

新民晚报

今年，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，我的妈妈连春芬也步入第76年党龄。妈妈与党的故事似乎从她的孩童时代便开始了。

1930年，妈妈出生在北京清水镇，生活舒适，童年安宁。妈妈到了上小学的年纪，日寇踏进中国土地。妈妈不幸赶上文化侵略，中国学生被强迫只能读日本的课本。就在那里，一个叫做“党组织”的神奇名字在妈妈的世界出现了。在抗日根据地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她和老师和同学们齐心协力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的斗争，又用特殊方式学习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。

妈妈真正走上革命道路，得益于两位优秀共产党员的言传身教与悉心引领。其中一位就住在妈妈的隔壁，妈妈叫他“老傅”。老傅是一名党支部书记，家里总是不定期来一些陌生人，他们来的时候，老傅总是请我的姥姥多做些饭给他们吃，而这些人每次都来去匆匆。后来妈妈明白了，他们就是传说中的“潜伏者”。

在老傅眼中，妈妈聪慧并且稳重，就派给她一个小小的任务——搬个小板凳坐在胡同口，手里做着活计或者是拿一本书，暗中观察是否有生疏面孔出现，如果遇有生人就马上向他报告。在妈妈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老傅发现她做事细心的同时还不至于小小的胆量，就让她尝试更为艰巨和危险的任务——递送情报。老傅总是把一张写了字的纸条卷好缝在妈妈的衣服里，嘱咐她什么也不要问、不要看、更不能跟别人说，送到指定的人手里，然后马上回来。

在一次次执行任务中，妈妈的内心和她的年龄一起成熟了起来。特别是在老傅遭受叛徒出卖而被关押受刑期间，妈妈几乎天天给他送饭，并利用这个机会传递消息。她通常把纸条放在烙饼里，上面再倒上一碗疙瘩汤，由于是流食，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。下次送饭时再把老傅在纸条背面写的情报用余下的半张烙饼卷上，传递给他指定的人的手中。老傅在经历了40余天的折磨后被组织营救，敌人未从他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。这让妈妈格外佩服，立志做他那样的人。

日本投降之前，老傅找妈妈进行了一次正式谈话，告诉她组织决定发展她为中共党员。入党那年，妈妈15岁，入党仪式在一间大屋子里举行。当时，村里尚有反动势力，所以屋子没有点灯，没有悬挂党旗，谁也看不清谁，但大家压低声音宣誓



妈妈与党的故事

杨 硕



（插图）

丁殿下

在徐汇区安福路武康路路口，曾经有一家开了十几年的咖啡馆马里昂吧，我无事时常去。马吧外面一圈座位很热闹，里面难得安静，只要不是周末，里面来往的人并不多。我在这里还不太热闹的时候，见过不少文化名人来喝咖啡，或者在门口与朋友打招呼，如焦晃、梁波罗、王安忆等。

我就是在这里认识叶国平先生的。叶先生一头白发，话不多，非常客气。偶然间我知道叶先生是画油画的，尤其是抽象画，深得毕加索的精髓。我对于艺术是个外行，当时也没太当回事，但是后来在朋友圈看到他的几张画，颇为惊叹。在我的认知里，当代能够把毕加索式抽象画画成叶先生这样的，为数不多。

叶先生告诉我，他早年在华山

是坚定的，心中那面党旗是鲜明的，“保守党的秘密……永不叛党”的誓言成为她永远的信条。

在抗战决胜阶段，妈妈经常到群众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战的大好形势，护理伤病员，慰问前线将士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人们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妈妈重返校园，也经常参加区公所召开的党员会。在这里，她认识了人生第二个引路人：区委书记杨景芳同志。杨书记经常对妈妈讲要好好读书，好好工作，准备解放全中国，建设新中国，妈妈也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。1948年，杨景芳找到我的姥姥，请她同意将妈妈调到昌宛区参加机关工作，姥姥认为这是全家的光荣，欣然应允。于是，妈妈告别母亲和乡亲们，随几十名叔叔阿姨踏上新的征程。他们走了一天一宿，翻山越岭来到潭柘寺村在庙里安营扎寨，每天到各村进行土改政策宣讲和动员工作，解决先期土改遗留问题，激发农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热情，同时还要与反动党派白匪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反动派做斗争。反动分子非常猖狂，他们杀害工作队员，搞武装暴动，做垂死挣扎。那时虽然枪少，但为了掌握武器的使用，妈妈经常到河边练习射击。我想象那时妈妈腰佩小手枪，英姿飒爽。

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妈妈先后在妇联、民政等部门工作。她宽厚待人，更始终牢记入党誓词，不忘初心，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亲历过战争的残酷让她更加珍惜和平年代，火热滚烫的青春让她更能体悟生活的可贵。而今，妈妈已经离休体恤十年，她关心国家，也关注世界；她喜欢演唱会，也欣赏各种体育比赛；特别可贵的是，每当国内某个地方需要援助时，她总是慷慨捐款。

妈妈像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一样，默默奉献着。他们没有耀眼的光环，却像永恒的星辰；他们无意留名，却镌刻在历史的丰碑，融入历史的长河。

他和毕加索，一个“缘”

周 言

美术毕业后，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做中国美术或者艺术电影，还参与了很多欧美电影电视艺术片，大部分工作和绘画有关。

国人的审美习惯，一谈到毕加索式的画，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就是毕加索的蓝色时期、玫瑰红时期、立体主义时期等，而叶国平的画有的技法来源于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，但是颜色上又偏于蓝色时期和玫瑰红时期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碰撞。这是一种融入了毕加索中年技法加上青年时期用色习惯的独特创造，形成了叶国平油画风格的一个独特侧面。

当然叶国平的这种技法，也被

天这些所谓的流量明星能和我们一起，重新审视文艺工作者应有的风貌。

以前我常常和朋友说，演员是我的职业，就像医生、教师和程序员一样。我的职业恰好是个演员，大家都是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作为演员，应该

一颗平常心

李宗翰

通过“表演”把生活的真善美假恶丑进行诠释，以影视作品的方式呈现给大众。大众首先欣赏的是作品本身，其次是演员赋予角色的意义，幸运的话，最后这些角色会成为一代人的文化印记。可是近几年来，流量至上、饭圈文化、天价片酬……我似乎感受到演艺界正逐渐被这

云上是个愉悦而吉瑞的名字，给人的第一感，常常是在白云之上。紧跟随的，有祥云、彩云之上等意，在古诗中，常有与云相关的句子，如“白云深处有人家”“朝辞白帝彩云间”“坐看云起时”“天光云影共徘徊”等。在云上徜徉，心情极好。而天上的仰俯顾盼，会牵动着诸多微妙的期许，其中有浩静、风雅，有清凉、空明，有幸福、景愿，等等，都富含着吉祥之意。

而天上的桥城，亦应该寓意着牵连人间的如画诗境。李太白诗云：“安得五彩虹，驾天作长桥”。在云雾缭绕间，江水蜿蜒，桥梁高悬，沟通了五彩人生，架起天地长虹。石桥、木桥、斜桥、拱桥、浮桥都会各显其态。呈现的，是一桥一故事，一桥一业态，一桥一乡愁，一桥一人文。有《云城》诗曰：灯火琉璃夜，剑江踏浪行。千家诗酒日，万里漾安平。

歌悦天街外，舞鸾澄水情。庄生残梦在？桥影镜波明。

云上桥城诗话

邓匡林

云上桥城在贵州黔南都匀，是一个正在打造的文商旅产业化项目；是一个以文化为灵魂，人文精神与城市空间交融的美学项目；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、城市品质升级的产业

化项目；更是打造贵州高原桥城、中国山水桥城、世界桥城旅游目的地的项目；立足当下，亦是贵州省重大建设项目和重点工程，是贵州省文旅水旅融合发展项目和“流光溢彩夜贵州”的标杆性项目。

都匀是贵州省黔南州州府所在地，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。据史料载，宋徽宗元年间，贵州已形成省级建制，称“黔南路”。都匀亦在黔南路版图之中。所以，唐风宋韵在都匀时时有闪现。都匀话尾音常常是上挑而悠扬的。宋徽宗时，将贵州作为西部战略大后方打造，实行军事西行。随之而来的，是宋代流韵悠长的精致文化。

黔南境幽多雾，山峦波峰，常云雾缭绕宛如仙境。在黔南境内，多青山且多云雾。在斗篷山、云雾山上，寡日照而丰雨露，盛产云雾毛尖茶，是历代皇官贡品。明代客居都匀的“三

就有“高原桥城”“山水桥城”之称。在穿城而过的剑江河上，有二十四座大大小小、风情各异的桥梁横卧其上，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曾被诗人杜牧吟颂过的，现已在扬州基本消失的二十四桥，是否神奇地穿越时空，被巧妙地安放在都匀剑江河上，形成了云上桥城的天然基因。

都匀的每一座桥，都代表了城市的文化和灵魂。桥梁与环境勾连，展示了空间分割的妙韵，传载着丰富动人的故事，联结着人们的乡愁。这里有记录文王百子故事的百子桥，有流淌都匀文脉的文峰桥，有明代徐霞客入城时的西门桥，有因电影而成网红西山大桥，有载入中国桥梁史册的斜桥，有状如彩练飞天的彩虹桥。桥桥相望，互映相联，真切地呈现了一桥一风景，一桥一故事，一桥一主题，一桥一文化。都匀有古老的匀城八景，而新的云上桥城建设，将创造出全新的桥城文化篇章。有《云上桥城》诗云：

云城烟雨湿群荆，九溪汇一剑江河。文峰塔显西来意，百子桥转紫气波。东山晓日照般若，南楼夜月浸婆娑。西山虹桥画梦里，烟雨空濛忆秦娥。青山葱茏八百里，银溪飞泻九天落。一弯白练绕匀城，曲桥踟蹰流祥和。西峰缕云牵风语，北岭七星动银河。圆孔洞天明月里，玉人何处吹笙歌。灵岩花雨随缘鸟，龙潭春涨锦鱼乐。斜桥一卧百年史，碧影叠波欲诉说。

一朵菊，蕴着悠悠暗香，自“五柳先生”之东篱下穿越而来，我捧于掌心，放于胸前，满心虔诚，爱不释手。读之，深谱其恬淡而悠然，逍遥而君子意。

素雅之菊，谦谦而恣意；玲珑之菊，摄人心魄；柔美之菊，含情脉脉；恬淡之菊，别无他求。

幼时爱菊，出于好奇。园盆栽菊，于寒冬之茅舍开放，或金黄，或深红，或浅紫，窗外雪窗内菊，相映成趣，菊朵似火焰，满室暖香；菊朵似闺秀，雅而不俗。吾崇拜菊，觉其高而不傲，亲如姊妹，美而善，柔而芬。

青年爱菊，甚喜白菊。悠然浮云连成片，洁白似初恋，纯而又纯，清而又甘，不经意间牵手，无厘头却分手，似流云，如闪电，转瞬不见。唯有现实的菊，依然在秋天，守约守时，开得灿烂，驻足花圃，笑在田园，绽于灵魂之巅。白菊解清愁，信手撷来，辅以明矾，混合捣烂，或敷于面颊，治痔疮、毒肿；或敷于四肢，驱干除疖子，清热解暑，功效甚优。

中年爱菊，迷上波斯菊。或白，或红，或粉……亭亭玉立，神色悠然。波斯菊无“菊花”的名分，却属菊科，有菊之名、菊之美、菊之品。或长于村头、田间、路边，化身俊美村姑，飘然若仙，悠然素美，不施粉黛，令人神往；或驻足厂区花坛，如厂花，清新，活泼，给人爱多瞅几眼的惬意；或热情奔放，伴舞闹市的喧嚣与嘈杂；或文美雅致，装点城市的宁静温馨。

顷刻老之将至，感慨人生金秋，收获丰盈，有菊相伴，心神灿然。

岁岁金秋，今又金秋，遍地黄花分外香。欣逢新时代，采菊酿美酒，登高放眼望，祖国好河山，日新月异，开怀畅饮菊花酒，不醉不归；菊蕴秋香，行文怡情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



抢奶奶

（插图）

丁殿下

因布依语义中，都匀是“彩云之城”的意思，故称都匀。明时，为彰显匀称修平之意，更改为都匀，寓意顺生态、祈和平、生吉祥、共富裕之地。由之，在都匀建桥城，可以称为寓意丰富的“云上桥城”。

都匀境内多桥，有一百七十余座之多，素来

编者按：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，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启迪思想、陶冶情操、温润心灵的使命。继此前一组十日记《学艺先学德》聚焦大师艺德佳话之后，这次我们邀请上海文艺界青年艺术家从自身艺德谈起，推出《从艺先以德》。

在成为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生之前，我学过戏曲，也学过舞蹈。学过戏曲和舞蹈的人都知道，今天不练功，明天是不敢上台的。在学戏曲学舞蹈到做演员的整个过程中，老师们都告诉我们：要演戏，先做人。首先要做好艺术的本身，要有自己的德行，才有脸去面对观众。舞蹈学院、戏曲学院、戏剧学院都一样，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要有艺德，艺是艺术的艺，德是德行的德。

从艺20多年，目睹了演艺

界的发展和壮大，开心的是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艺术，热爱艺术；遗憾的是，也有越来越多我看不懂的“艺”和读不懂的“术”。

第一次来上海拍戏，我跟上影厂的老演员们在一起，感受到那种认真和其融融的创作氛围。我想着，我可能跟他们一样以后也会过这样的日子，从年轻演到中年，直到年老，演好每个年龄段可以演的戏，不停地创作。

但是突然有一天，市场变了，变成了一个流量时代，我曾经目睹一位老演员跟一个饭圈的男演员对词，那男演员一直在打游戏，把老演员气哭了。当然，谁是这些流量明星的幕后推手，又是谁制造了饭圈文化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希望，今

些层出不穷的新词儿腐蚀，并沾满了铜臭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文艺界不叫文艺界，而是被称为“娱乐圈”，“娱乐”这个词，听起来就挺娱乐的。

说到这里，我想到尼尔·波茨曼在《娱乐至死》一书中说：“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在于娱乐本身，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，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。”很显然，文化环境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，说是至关重要也不为过。

因此，我们应该时刻警醒并牢记“我是谁、为了谁、依靠谁”，创作出更多贴近生活的作品，拒绝“博眼球经济”的爽剧。我很感恩自己在最好的时代从事文艺工作，因为有发达的媒介传播形式和大众的支

持，艺术作品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，创作的空间也更加广阔。也正因此，作为公众人物，更要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，传递正能量，追求健康向上的文化品位。希望每一个已进入和即将进入这个行业的同仁，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一颗平常心，把职业重点放到自己的作品和艺德上，用作品说话，以艺德示人。

记得谢晋导演创作的电影《舞台姐妹》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：“认认真真演戏，清清白白做人”。这是越剧名家袁雪芬老师的一生写照，应该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。

菊蕴秋香

李凤高

从艺先以德 责编：殷健灵

十日谈

从艺先以德 责编：殷健灵